

後漢書

冊六





後漢書卷七十五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袁張韓周列傳第三十五

袁安傳

子敞

玄孫闕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

孟喜長

卿東海人明易為丞相掾見前書

平帝時舉明經為太子舍人

續漢志曰

太子舍人秩比二百石無員

建武初至成武令

成武今曹州縣

安少傳良

學為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初為縣功曹

曹史主選署功勞

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

續漢志曰每州

刺史皆有從事史

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

辭不肯受從事懼然而止

懼音九反

後舉孝廉

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

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除陰平長人皆餓不宜干入令以爲賢舉爲孝廉也

任城令

陰平縣故城在今沂州縣西南任城今兗州縣也

所在吏人畏而愛

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

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

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

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

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

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

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

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

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

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

廷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

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  
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

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

譎亦詐也

既得生口當復妄

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  
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  
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  
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  
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  
生口者皆爲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  
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肅宗詔報  
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閭閻  
衍衍得禮之容

閭閻忠正貌

衍衍和樂貌

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

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年代第

五倫爲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爲司徒和帝卽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爲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旣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

續漢書曰安奏司隸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憲景等

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各都大郡

袁山松書曰河南尹王調

漢陽太守朱敞南陽太守滿殿高丹等皆其賓客前書曰十二萬戶爲大郡也皆賦斂吏人

更相賂遺其餘州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

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

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

武威明年北單于爲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

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己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

者左鹿蠡王阿佟

徒冬反

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

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

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

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

狄故也今朔漠旣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並領降

後漢書卷七十五 列傳



衆無緣復更立阿侈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  
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  
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  
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  
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  
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  
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也濱邊  
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  
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  
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  
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  
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  
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

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  
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  
之樞機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

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

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

凡人之情感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

廢信不可去論語孔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必不

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且漢故事供給南單

于費直歲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

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

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執言辭

驕訐許謂發揚人之惡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

安終不移大司徒耿坐非帝識隗囂書自殺憲竟立

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爲單于

鞬音九言反

後遂反

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

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鳴流涕

噫音醫又乙戒反鳴音一

故反數傷之貌也

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

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

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爲郎策免宋由以尹睦爲太尉

劉方爲司空睦河南人薨於位方平原人後坐事免

歸自殺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

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

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

世隆盛焉安子京敞最知名京字仲譽習孟氏易作

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爲蜀郡太守

子彭字伯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爲

光祿勳行至清爲吏羸袍糲食終於議郎尙書胡廣

等追表其有清絜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貢禹元帝御史

大夫經明行修清絜憂國也未蒙顯贈當時皆嗟歎之彭弟湯字

仲河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多歷顯位桓帝初爲司

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累遷司徒

太尉以災異策免卒諡曰康侯風俗通曰湯時年八十六有子十二人

湯長子成左中郎早卒次子逢嗣逢字周陽以累世

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

增封三百戶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爲

三老特優禮之賜以珠畫特詔祕器前書曰董賢死以砂畫棺音義

云以朱砂畫之也殊與朱同祕器棺也飯含珠玉二十六品數梁傳曰貝玉曰含

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

特進諡曰宣文侯子基嗣位至太僕逢弟隗少歷顯

後漢書卷七十五

官

隗字次陽

先逢爲三公時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

於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爲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獻帝初隗爲太傅成子紹逢子術自有傳董卓忿紹術背己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

敞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以父任爲太子舍人和帝時歷位將軍大夫侍中出爲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勳元初三年代劉愷爲司空明年坐子與尙書郎張俊交通漏洩省中語策免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遂自殺張俊者蜀郡人有才能兄龕並爲尙書郎年少勵鋒氣郎朱濟丁盛立行不修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郎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共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與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

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

占謂口投也前書曰陳遵憑几口占

書吏是也

書奏而俊獄已報

謂奏報論死也

廷尉將出穀門臨行

刑

穀門洛陽城北面中門也

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俊假名上

書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

廷尉鞠遣歐

音一反

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

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

謂為尚書郎

識臣狀貌傷

臣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徧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

棺發槨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

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

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勝

去死就生驚喜踊躍觸冒拜章當時皆哀其文朝廷

由此薄赦罪而隱其死以三公禮葬之復其官子盱

況于反

盱後至光祿勳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內外莫不

阿附唯盱與廷尉邯鄲義正身自守及桓帝誅冀使盱持節收其印綬事已具梁冀傳

閔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爲彭

城相

風俗通曰賀字元服祖父京爲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條會賀臨莊垂出而燕適生喜其嘉會

因名閔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

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閔驚

謝承書曰乳母從內出見在門側面貌省瘦爲其垂

泣閔厚丁寧此間不知吾慎勿宣露也

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

賀遣車送之閔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

卒郡閔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纒經扶柩冒犯寒露體

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

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爲業從父逢隗並貴盛數

饋之無所受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

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

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之三郤矣

三郤謂郤錡郤犇郤缺皆晉卿也各驕奢

爲厲公所殺事見左傳

延熹末黨事將作閔遂散髮絕世欲投

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

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

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

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潛身十八年

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經不移賊相約

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閔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

於土室

汝南先賢傳曰閔臨卒敕其子曰勿設殯棺但著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板牀之上

以五百

塹爲藏二弟忠弘節操皆亞於閔忠字正甫與同郡

范滂爲友俱證黨事得釋語在滂傳初平中爲沛相

沛王琮相也琮光武八代孫也

乘輦車到官以清亮稱及天下大亂

忠棄官客會稽上虞

縣名在今越州餘姚縣西

一見太守王朗



徒從整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

王朗字景興肅之父也魏志有傳謝承書

曰忠乘船載笠蓋詣明見朗左右僮從皆著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也後孫策破

會稽忠等浮海南投交趾獻帝都許徵爲衛尉未到

卒弘字邵甫取其門族貴執乃變姓名徒步師門不

應徵辟終於家

謝承書曰弘嘗入京師太學其從父逢爲太尉呼弘與相見遇逢宴會作

樂弘伏稱頭痛不聽音聲而退忠子祕爲郡門下議

遂不復往紹術兄弟亦不與通生黃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

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陳謙以得免詔祕等門閭

號曰七賢

謝承書曰祕字永寧封觀與主簿陳端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主記史丁子嗣

記室史張仲然議生袁祕等封觀者有志節當舉孝

廉以兄各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喑不能言火

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

損而仕郡焉

謝承書曰觀字孝起南頓人也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丞相陳平為高祖

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以吾多陰謀禍也

其後曾孫掌以衛氏親戚貴達願得續封而終不得也

也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武帝末吳

事起邴吉為廷尉監時宣帝年二歲坐太子事繫望

郡邸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者令郭舉至

乎獲不得入還以聞上曰天使之也因大赦天下曾

孫賴吉得立宣帝立吉為丞相未及封而病上憂吉

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

爵為關內侯至孫昌復封博陽侯薨子顯嗣甘露中削

乃絕○劉歆曰注曾孫賴吉得立案前書立當作全

終陳掌不侯而邴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

致歸然矣袁公竇氏之間乃情帝室乃情猶也引義雅

正可謂王臣之烈易曰王臣蹇蹇匪及其理楚獄未

嘗鞫人於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爾雅曰子孫

之盛不亦宜乎此論並華

後漢書卷七十五列傳

張酺傳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

敖父耳自楚降

漢高祖封為趙王敖嗣後有罪廢為宣平侯

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後

廢因家焉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傳其業

東觀記曰充與

光武同門學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

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怠聚徒

以百數永平九年顯宗爲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

侯小

解見明帝紀也

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

難當意除爲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酺爲

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間隙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

憚

東觀記曰太子家時爲奢侈物未嘗不正諫甚見重焉

及肅宗卽位擢酺爲

侍中虎賁中郎將數月出爲東郡太守酺自以嘗經

親近未悟見出意不自得也

悟曉

上疏辭曰臣愚以經

術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文法猥當剖符典郡班

政千里必有負恩辱位之咎臣竊私自分殊不慮出  
城闕冀蒙留恩託備冗官羣僚所不安耳目所聞見  
不敢避好醜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  
尚書康王之誥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也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也

好醜必上不在遠近

好醜謂善惡也言事之善惡必以聞上此卽報效豈拘外內也

今賜裝三十萬其亟之官酺雖儒者而性剛斷下車  
擢用義勇搏擊豪強長吏有殺盜徒者酺輒案之以  
爲令長受臧猶不至死盜徒皆飢寒傭保何足窮其  
法乎郡吏王青者

謝承書曰青字公然東都聊城人也

祖父翁與前太

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守節力

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爲都尉功曹青爲小史

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

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

流或作嘶喝音一介反廣蒼曰聲之強也

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夷傷也 醜見之歎息

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官漢

儀曰督郵功曹郡之極位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

三公由此爲司空所辟東觀記曰青從此除步兵司馬醜傷青不遂復舉其子孝

廉也自醜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嘗言張醜前入侍講

屢有諫正閭閻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

閭閻忠正也惻惻懇切也史魚衛大夫名鱣字子元魚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也元

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醜及門生並郡縣掾史並

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醜講尚書一篇然後修

君臣之禮東觀記曰時使尚書令王賞賜殊特莫不

沾洽醜視事十五年和帝初遷魏郡太守郡人鄭據

時爲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竇景景後復位遣掾夏

猛私謝醜曰鄭據小人爲所侵冤聞其兒爲吏放縱

狼籍取是曹子一人足以驚百黼大怒卽收猛繫獄

檄言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不平矯稱卿意以報私

讎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東觀記曰據字平卿黎陽人也爲侍御史轉司隸校

尉頃之徵入爲河南尹竇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

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等五百人歐傷市丞說文曰緹帝丹

黃色也漢官儀曰執金吾有緹騎黼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

方景忿怒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爲執金吾吏欲因報

之章等惶恐入白黼願自引臧罪以辭景命黼卽上

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及竇

氏敗黼乃上疏曰臣實愚忝不及大體鄭玄注周禮云忝愚癡騷

也忝音陟降反以爲竇氏雖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不見

其事但聞其誅非所以垂示國典貽之將來宜下理

官與天下平之平之謂平也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

後漢書卷七十五列傳十一

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臨終之命

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臣賢案鄧夫人即穆侯鄧

寶憲女婿郭華父子同謀殺害與寶氏同誅語在憲傳故張酺論憲兼及其黨稱鄧夫人者猶如前書霍

光妻稱霍顯祁太伯母號祁夫人之類也文母文今嚴威

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

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

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

不過薄禮記曰公族有罪獄成有司讞於公曰某之

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

走出致刑于甸入公又使人追之曰宥之及三宥不對

司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案服如其倫之喪也○今

議者爲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

宥以崇厚德和帝感酺言徙瓌封就國而已永元五

年遷酺爲太僕數月代尹睦爲太尉漢官儀曰睦字伯師河南鞏人

也數上疏以疾乞身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

使中黃門問病加以珍羞賜錢三十萬酺遂稱篤時

子蕃以郎侍講帝因令小黃門敕蕃曰陰陽不和萬

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病自絜

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

解在皇司徒固疾司空年老時司徒劉方公其偃僕

勿露所敕偃僕言恭敬從命也左氏傳曰酺惶恐詣

闕謝還復視事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

遷職輒一詣京師嘗來候酺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

詣酺府奉酒上壽極歡卒日衆人皆慶羨之及父卒

既葬詔遣使齎牛酒爲釋服後以事與司隸校尉晏

稱會於朝堂酺從容謂稱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稱

歸卽奏令三府各實其掾史酺本以私言不意稱奏

後漢書卷七十五列傳十一中



之甚懷恨會復共謝闕下酺因責讓於稱稱辭諱不

順酺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酺有怨言天子以酺先

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奏酺位居

三司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以須詔命反作色大

言怨讓使臣不可以示四遠司隸校尉督大姦猶無所不察故曰使臣也

於是策免酺歸里舍謝遣諸生閉門不通賓客左中

郎將何敞及言事者多訟酺公忠帝亦雅重之十五

年復拜為光祿勳數月代魯恭為司徒月餘薨乘輿

縞素臨弔賜冢塋地賄贈恩寵異於它相酺病臨危

敕其子曰顯節陵埽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顯節明帝陵也

明帝遺詔無起寢廟故言掃地而祭也故酺遵奉之吾為三公既不能宣揚王

化令吏人從制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

橐蓋無施祭其下而已庶屋也曾孫濟好儒學華嶠書曰蕃生

磐磐生濟濟字元江靈帝初光和中至司空病罷及  
楊賜薦濟明習典訓爲侍講  
卒靈帝以舊恩贈車騎將軍關內侯印綬其年追濟  
侍講有勞封子根爲蔡陽鄉侯濟弟喜初平中爲司  
空

### 韓棱傳

韓棱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頽當之後也

頽當韓王

信之子世爲鄉里著姓父尋建武中爲隴西太守棱

見前書四歲而孤養母弟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

萬與從昆弟鄉里益高之初爲郡功曹太守葛興中

風病不能聽政棱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

興子嘗發教欲署吏棱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

章謂

令上章告言之事下案驗吏以棱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致

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由是徵辟五遷爲尚

後漢書卷七十五列傳十一中

書令與僕射郵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

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

韓棧楚龍淵

晉太康記曰汝南西平縣有龍泉水

郵

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

椎音直道反漢官椎成作鍛成

時論者爲

之說以棧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

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和帝卽位侍中竇

憲使人刺殺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

憲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案其事棧上

疏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姦臣所笑竇

太后怒以切責棧棧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

惶恐白太后求出擊北匈奴以贖罪棧復上疏諫太

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爲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

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

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詔下

交不黷

易下繫之辭也

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

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龍論

爲城旦

前書音義曰城旦輕刑之名也

畫城旦稜在朝數

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故曰城旦

薦舉良吏應順呂章周紆等皆有名當時及竇氏敗

稜典案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帝以爲憂國忘

家賜布三百疋遷南陽太守特聽稜得過家上冢鄉

里以爲榮稜發擿姦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數歲徵

入爲太僕九年冬代張奮爲司空明年薨子輔安帝

時至趙相

趙王良孫商之相也

稜孫演順帝時爲丹陽太守政

有能名桓帝時爲司徒

阿黨抵罪以減死論遣歸本郡

華嶠書曰梁皇后崩

將軍冀欲分其寵謀冒姓爲貴人父後復徵拜司隸

校尉

周榮傳 孫景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安數與論議甚器之及安舉奏竇景及與竇憲爭立北單于事

文○劉攽曰案及字

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

尉掾徐齧深惡之脅榮曰子爲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以歷宰二城今復得備宰士

榮辟司徒

府故稱宰士

縱爲竇氏所害誠所甘心故常敕妻子若卒

遇飛禍無得殯斂

飛禍言倉卒而死也

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

廷及竇氏敗榮由此顯各自鄆令擢爲尙書令出爲

潁川太守坐法當下獄和帝思榮忠節左轉共令

共

州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衛歲餘復以爲山陽太守所

歷郡縣皆見稱紀以老病乞身卒于家詔特賜錢二

十萬除子男興爲郎中興少有名譽永寧中尙書陳

忠上疏薦興曰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

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

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論語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

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光祿主郎故孝友

之行著於閭門清厲之志聞於州里蘊匱古今博物

多聞蘊藏也匱也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伏羲神農黃帝

之書曰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曰五典也屬文著辭有可觀採尙書

出納帝命爲王喉舌尚書爲王之喉舌官也李固對策曰今陛下有尙書猶天之有

北斗也北斗爲天之喉舌也臣等旣愚闇而諸郎多文

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

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多鄙固興抱奇懷能隨輩栖遲

後漢書卷七十五列傳古一中

誠可歎惜詔乃拜興爲尚書郎卒興子景

景字仲饗辟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州刺史河內太

守好賢愛士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至歲時延請

舉吏入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

物無不充備旣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嘗稱曰

臣子同貫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內志在

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

可矣豈可令徧積一門故當時論者議此二人景後

徵入爲將作大匠及梁冀誅景以故吏免官禁錮朝

廷以景素著忠正頃之復引拜尚書令

蔡質漢儀曰延熹中京師

游俠有盜發順帝陵竄御物於市市長追捕不得周

景以尺一詔召司隸校尉左雄詣臺對詰雄伏於廷  
答對景使虎賁左駿頓頭血  
出覆面與三日期賊便擒也  
遷太僕衛尉六年代劉  
寵爲司空是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視

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自將軍牧守以下免者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侯侯覽

○劉歆曰案覽本傳

覽防東入封高鄉侯今此載其侯爵即當云高鄉侯若載其本縣名則非刻也蓋誤二高鄉字東武

陽侯具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視事二年以地震

策免歲餘復代陳蕃爲太尉建寧元年薨以豫議定

策立靈帝追封安陽鄉侯長子崇嗣至甘陵相

甘陵王理

相也理即章帝曾孫中子忠少歷列位累遷大司農

吳書曰忠字嘉謀與

朱儁共敗李惟於曹陽也忠子暉前爲洛陽令去官歸兄弟好賓

客雄江淮間出入從車常百餘乘及帝崩暉聞京師

不安來候忠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劫殺其兄弟忠後

代皇甫嵩爲太尉錄尚書事以災異免復爲衛尉從

獻帝東歸洛陽

贊曰袁公持重誠單所奉也單盡惟德不忘延世承寵

後漢書卷七十五列傳五十一中書局聚



孟侯經博侍言帝幙棧榮事君志同鷓鴣

左傳曰見無禮於其

君者誅之如鷹鷓鴣之逐鳥雀也

後漢書卷七十五

後漢書卷七十五 第五十五 第五十六 第五十七 第五十八 第五十九 第六十 第六十一 第六十二 第六十三 第六十四 第六十五 第六十六 第六十七 第六十八 第六十九 第七十 第七十一 第七十二 第七十三 第七十四 第七十五 第七十六 第七十七 第七十八 第七十九 第八十 第八十一 第八十二 第八十三 第八十四 第八十五 第八十六 第八十七 第八十八 第八十九 第九十 第九十一 第九十二 第九十三 第九十四 第九十五 第九十六 第九十七 第九十八 第九十九 第一百

後漢書卷七十五考證

袁安傳後舉孝廉注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孫鑛云安何由在洛陽臥宜云汝陽方是

袁安玄孫闕一見太守王朗○朗字監本誤作郎今改正

徒步師門下○監本有從師二字臣會汾按徒步師門卽從師也復稱從師不成文從宋本刪

張酺傳祖父翁○父字監本誤作文臣會汾按下文云翁獨守郡定爲單名改之

韓棱傳濟南椎成注漢官椎成作鍛成○臣宗萬按漢官下脫儀字當增

周榮孫景去官歸○監本作去官賜歸臣會汾按他處或言予告歸或言賜告歸此處去官下不得更言賜歸從宋本改



後漢書卷七十六

宋 宣 固 城 太守 苑 曄 撰

唐 章 瑒 懷 其 太 子 賢 注 同 錄

郭陳列傳第三十六

郭躬傳 弟子 鎮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

律前書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  
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為御史大夫對父故

小言太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

諸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

十五卒于公東海人丞相于定國父也為郡決曹決  
獄平罹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見前書也

躬少傳父業講授徒眾常數百人後為郡吏辟公府

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

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

後漢書卷七十六 列傳 中 華 書 局 聚

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

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

統於督大督謂大將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

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前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伍部部有曲也今彭專

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

槩戟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戰有衣之槩曰槩帝從躬議又有

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

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

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

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

命之繆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

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也如砥

平罰君子不逆詐論語孔子之言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

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三年拜  
爲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  
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  
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  
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  
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  
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廣雅曰無慮都凡也又自赦以來  
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  
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  
爲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  
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卽下詔赦焉躬奏讞法  
科多所生全永元六年卒官中子暉亦明法律暉音質  
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

鎮字桓鍾少脩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爲尙書

及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

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以成大功事在宦者傳再遷

尙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劍賊臣姦黨殄

滅宗廟以寧功比劉章

章齊王肥子也高帝孫誅諸呂有功封朱虛侯也

宜

顯爵士以勵忠貞乃封鎮爲定潁侯食邑二千戶拜

河南尹轉廷尉免永建四年卒於家詔賜冢塋地長

子賀當嗣爵讓與小弟時而逃去積數年詔大鴻臚

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復至廷尉及

賀卒順帝追思鎮功下詔賜鎮諡曰昭武侯賀曰成

侯賀弟禎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僖

許其反

少明

習家業兼好儒學有名譽延熹中亦爲廷尉建寧二

年代劉寵爲太尉禧子鴻至司隸校尉封城安鄉侯

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  
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  
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  
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  
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  
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劉歆曰案卜葬及  
何開醫專明衍及  
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名爲明家初肅宗時司  
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卹憂也每入官舍輒更  
繕脩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  
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  
三葉皆爲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  
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  
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



鄉亭

陰陽書歷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年老

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

之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爲證焉

罔無也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

而勿喜

言人離散勿犯法乃自上之所爲非下之過夫當哀矜之勿以得情爲喜也見論語也

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

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

獄必察焉

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

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議物捨狀以貪情

秦彭孫章不

法家之能慶延于世蓋由此也

陳寵傳 子忠

陳寵字昭公沛國洩人也

洩縣名故城在今泗州會虹縣西南洩音戶交反曾

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

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

鮑宣等

平帝時王莽輔政隔絕平帝外家不得至京師莽于宇恐帝長大後見怨教帝舅衛寶令

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許宇與婦兄呂寬謀以爲莽不可說而好鬼神乃夜以血灑莽第門以驚懼之

並誅死何武爲前將軍王莽先從武求舉武不敢鮑宣爲司隸免徙之上黨呂寬事起莽案鞠并誅不附

己者武與宣坐見誣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中皆被誅並見前書

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幾者事之微吉凶即乞骸骨

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

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

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應劭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爲祖神漢

家火行盛於午故以午日爲祖也臘者歲終祭衆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火行衰

於戌故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

後莽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

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

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建武初欽子躬為

廷尉左監早卒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為州郡吏辟司

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為

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數為昱陳當世便宜昱高

其能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續漢志曰三公掾屬二

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

年事類溷錯易為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因緣謂依

也寵為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

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為法三遷肅宗初為尚書

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

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

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事見左

夫辭故唐堯著典嘗災肆赦尚書舜典之辭也嘗過

子辭故唐堯著典嘗災肆赦也災害也肆緩也言過

誤有傷害當  
緩赦也  
周公作戒勿誤庶獄尚書立政之辭也言文子孫從今以往

惟以正道理  
衆獄勿誤也  
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三德剛柔正直

尚書呂刑曰伯夷降典折民  
惟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

刑罰爲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旣平

必宜濟之以寬濟益也陛下卽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

弘崇晏晏晏晏晏温也尚書考靈而有司執事未悉

奉承典刑用法猶尙深刻斷獄者急於第格酷烈之

痛第卽榜也古字通用聲類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

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

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

政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

則下歡悅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

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  
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  
涕三月不聞琴瑟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

德莫大于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入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于又不死臧孫憇而避位

終身不出見新序

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

優優和也

方今聖德

充塞假于上下

假至也音格上下天地也

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

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

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鈗鑽諸

慘酷之科

蒼頡篇曰鈗持也說文曰鈗鐵鈗也其炎反鈗音陟葉反鑽去其鑽骨也

鑽音作喚反

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

于令

文致謂前人中無罪文飾致於法中也

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

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

報論也重死刑也

是時帝始

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

上言以爲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

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夫冬

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

易通

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射于生月令仲冬日

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射音夜即今之

鳥扇也芸香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動也仲冬一陽

草荔馬雉也香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動也仲冬一陽

仲冬諸生蕩君子齋戒安形性也天以爲正周以爲

春未著天以爲正而周以爲歲首十二月陽氣上通

皆動始萌芽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北鄉陽氣上通諸生

歲首也月令季冬雉雞乳也十三月陽氣已至天

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十

月今正月也天子迎春東郊陰陽交合萬物皆出於

地人始初見故曰人以爲正夏以爲歲首也月令孟

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三微成著以通三

草木萌動東風解凍蟄蟲始振也三微成著以通三

統通三統一歲之事王者三者三正遞用周環無窮故曰

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

陽氣故周以天正爲歲色尚赤夜半爲朔十二月萬

物始牙色白者陰氣始達其色皆黑入得加功以展

鳴爲朔十日三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入得加功以展

其業夏以人正爲歲色尚黑平旦爲朔故曰三微王

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易乾鑿度曰三

後漢書卷七十六列傳六十一中華書局聚

微而成著三著而體成當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

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

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

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獄刑明大刑畢在立冬也

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

月令仲冬君子齋戒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

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

以為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

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

之災害自為它應不以改律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

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

月

草謂創造之也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

違言蕭何不論天地之正道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

允信也中正也言信執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尚

曰立功立事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三正之

斷獄敬承天意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春秋於春

奉順三微也有王者二月殷正月三月夏正月也聖功美業不

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寵性周密常稱人臣

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惟在

公家而已朝廷器之器重皇后弟侍中竇憲臣賢案

及憲傳並云憲竇后兄薦真定令張林爲尚書帝以

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恨寵

林卒被用而以臧汙抵罪及帝崩憲等秉權常銜寵

乃白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中之黃門侍郎鮑德素

敬寵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寵奉事先帝深見納任

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而計幾微

後漢書卷七十六列傳七十一中華書局聚



之故

幾微言也

誠傷輔政容貸之德瓌亦好士深然之

故得出爲太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

吏多姦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

以爲腹心

鐔音徒南反

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城

南

洛縣名故城在今益州維縣南也

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

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

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

卽勅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及竇憲爲大將

軍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遺

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郴

光武帝子中山王焉

相也東平相應

順

東平王蒼孫也

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爲大司

農郴太僕順左馮翊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爲廷尉性

仁矜及爲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爲奏每附經典務

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刻敝於此少

衰寵又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

鈎猶動也前書曰鈎

校得其姦賊鈎音工候反溢出也孔安國曰臣聞禮

注尚書曰呂侯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也

經三百威儀三千

禮記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注云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

儀有三千也

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

刑之所取

去禮之人刑以加之故曰取也

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

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

耐者輕刑

之名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

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

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

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

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

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刪除其餘令

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  
未及施行會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詔特免刑拜  
爲尚書遷大鴻臚寵歷二郡三卿所在有迹見稱當  
時十六年代徐防爲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  
奏議溫粹號爲任職相在位三年薨以太常南陽尹  
勤代爲司空勤字叔梁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荆棘生  
門時人重其節後以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五百戶  
永初元年以雨水傷稼策免就國病卒無子國除寵  
子忠

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

正廷尉屬官也秩千

石也以才能有聲稱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機

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公曹

成帝置五尚書三公曹尚書主知斷獄也

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

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

上音時 掌反

及寵免後遂寢

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

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

爲決事比

必例也 比例也 必寐反

以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蠶室刑

宮刑名也 或云牾刑也 音奇 敗反 作審室 畜火如蠶

室說文曰牾 牛也 牾音繒 漢舊儀注曰少府若廬

獄有蠶室也

解臧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

謂狂易

而易性也

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及鄧

太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以爲臨政之初宜徵聘賢

才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燮

杜根成翊世之徒於是公車禮聘良燮等後連有災

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旣開諫

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

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

左氏傳曰 川澤納汙

山藪藏疾瑾瑜匿瑕 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

害史記曰趙簡子有臣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害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聚人之唯唯

忠周舍之諤諤家語孔子曰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

譬周昌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威姬昌譬走出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

上陛下紱紂之主也孝文嘉爰盜人豕之譏文帝幸慎

忘后同坐後幸上林慎夫入從盜為中郎將却慎夫忘坐慎夫入怒不坐帝亦起盜前說曰陛下為慎夫

乎適所以禱之也獨不見人豕武帝納東方朔宣室

之正武帝為館陶公主私入董偃置酒宣室東方朔之正為太中大夫諫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

也非善更置之不得入焉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

元帝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元當車免冠諫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

聽臣自刎以血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

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

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

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此新上皆今明詔崇高宗之

德高宗殿王武丁也有維登鼎推宋景之誠宋景公

時熒惑守心星太史子韋請移之大臣國人與引咎

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

顯列二臺謂杜根為侍御史成翊世為尚書郎也必承風響應爭為切

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管穴言小

也史記扁鵲曰若以管窺天以隙視文隙即穴也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

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

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

明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為侍中延後位至太尉謝承

延字君子勸縣人也少為諸生明於五經星官風角

靡有不綜家貧母老周流傭賃常避地於廬江臨湖

縣種瓜後到吳郡海鹽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父以

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山陰馮敷為督郵到縣延持

簪往敷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與飲食脫常侍

衣與之餉錢不受順帝徵拜太尉年七十六薨常侍

江京李閏等皆為列侯共秉權任帝又愛信阿母王

後漢書卷七十一列傳十一中華書局聚

聖封為野王君忠內懷懼慙而未敢陳諫乃作摺紳

先生論以諷文多故不載摺插也紳大帶也自帝即位以後

頻遭元二之厄元二解見鄧騭傳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

更相飾匿莫肯糾發更相文飾隱匿盜賊也忠獨以為憂上疏

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

鍼芒韓子曰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而潰黃帝素問曰針頭如芒氣出如筐也是以明者

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尚書康誥曰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詩大雅也言詭誑委隨之人不可縱宜即罪之用謹

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勅不善之人也

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

致疆盜論語孔子曰色厲而內荏疆盜不斷則為攻盜

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

行飲食罪致大辟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資而頃給與同罪也飲音蔭食音寺

者以來莫以爲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

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

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斂

曰跼蹐小步也言跼蹐身小步畏吏之甚也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

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迫迫也或出私

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

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寇盜攘竊也尚書曰無敢寇攘也

劉敞曰案文但言寇攘誅不成文理當有一連字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爲至

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糺

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疆盜爲上官若它郡縣所糺

覺一發部吏皆正法謂督郵游徼也正法依法也尉

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

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爲詔文



切勅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姦慝頃季夏

大暑而消息不協

前書音義曰息卦曰太陽消卦曰少陰少陽寒

氣錯時水涌爲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

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

庶有讜言以承天誠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

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

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

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尙書令祝諷

祝或

○劉敞曰案尙書孟布等奏以爲孝文皇帝定約禮

之制約儉也孝文皇帝崩遺詔薄葬以日光武皇帝

絕告寧之典

前書音義曰告寧休謁之名吉曰告凶

予告賜告予告在官有功法所當得也賜告病三月

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疾也  
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臣聞

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

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

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

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

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

之非也臣行之禮也自此已上至臣有大喪並公羊

遭喪君使之從軍竊乃要經而服以從軍役事了退

家致位喪次極盡私恩故君使之雖非臣從君命有

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

罄矣惟壘之取小雅蓼莪之詩也蓼莪長大貌也蓼

蘿誤以爲蒿也其詩曰蓼莪者我匪莪伊蒿哀哀父

母生我劬勞瓶之罄矣惟壘之取注云瓶小而壘大

也壘盡也瓶小而盡壘大而盈言爲壘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

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論語曾子曰吾聞夫子入

乎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

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

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

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文帝

詔曰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也孝廉之貢發於孝武武帝元光元

舉孝廉郊祀之禮定於元成元帝成帝時匡衡韋玄

雍之序備於顯宗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大臣終喪

成乎陛下謂安帝詔大臣喪也聖功美業靡以尙茲孟子

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

可運於掌言敬吾老亦敬人之老愛吾幼亦愛人之幼有敬愛之心則天下歸順之也運掌言

也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

則海內咸得其所甘陵安帝母陵陵在清河故言北望也宦豎不便之

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忠以久次轉爲僕

射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伯榮帝乳

母王聖女也

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爲禮謁

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臣聞位

非其人則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則政有得失政有得

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爲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

司臣司狂恩莫以爲負

粗音女九反詩曰將叔無粗注云狂習也言屢被恩貸不

以災變爲憂負也

以災變爲憂負也

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

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尚書曰一極備

凶一極亡凶并音必姓反

青冀之域淫雨漏河

漏溢也

徐岱之濱海

水盆溢充豫蝗蝻滋生

蝻蟲子也

荆揚稻收儉薄并涼二

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

柚將空

杼柚謂機也小雅大東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也

臣聞洪範五事一

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

洪範五行傳辭

春秋大水皆爲君上威儀不穆臨蒞不嚴臣下輕慢貴

後漢書

卷七十六

列傳

十一中華書局聚

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

親奉孝德皇園廟孝德皇安帝父清河王慶也比遣中使致敬甘

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朱軒車使者所乘駟並也然

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

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

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峙徵

役無度儲積也時具也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

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河間王開安帝

叔也清河有陵廟之尊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大臣

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

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

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

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韓嫣弓高侯之孫也得幸於武帝武帝獵上林

中先使媯乘副車從數百騎馳視觀江都王望見

以太后銜之後媯出入承巷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

乾剛之位曰天大哉乾元也易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

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

姦政專公卿長少時坐法腐刑為中書令元帝委以

右間已乃取一請為驗上嘗使至諸宮徵發先白上

宮門後果有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顯

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

上者唯明主能知之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

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諫爭帝不許尚書令趙

昌佞諂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怒下崇獄死獄

也中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承傅太后指奏免

大司馬博喜哀帝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成

怒下博獄自殺也

平鳳陰求商短使人上書告商聞門內事商坐免王

商宣帝舅樂昌侯王武之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

子非成帝舅成都侯也

後漢書卷七十六列傳

古一中華書局聚

決於己則下不得偏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

霽止霽亦止也四方衆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

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切責也忠

以為非國舊體上疏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

以忠論語孔子對魯定公之辭也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

敬在輿為下御坐為起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立

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與立乃升車入則參對而議政

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董督也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

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

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

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有所興造

穴見言不廣也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讟日聞罪

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襄襄字伯仁今者災

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

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成帝

時熒惑守心議郎李尋奏記丞相翟方進曰唯君侯

盡節轉凶方進憂不知所出有郎賁麗善爲星言大

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養牛上尊徒乖宋景之

酒令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賁音肥

誠引解見前文言景公有災身自故知是非之分較然

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

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

典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衡秤衡也三十

斤爲鈞四鈞爲石也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褒崇

大臣待下以禮其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皆

忠所建奏頃之遷尚書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糾

正中官外戚賓客近倖憚之不欲忠在內明年出爲

江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初太尉張禹司徒

後漢書卷七十六 列傳 五十一中華書局聚



徐防欲與忠父寵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  
鄧訓寵以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  
二府議及訓追加封諡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  
虎賁中郎將鄧騭寵不從騭心不平之故忠不得志  
於鄧氏及騭等敗衆庶多怨之而忠數上疏陷成其  
惡遂詆劾大司農朱寵順帝之爲太子廢也諸名臣  
來歷祝諷等守闕固爭時忠爲尙書令與諸尙書復  
共劾奏之及帝立司隸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過當  
世以此譏焉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不僭寵

○劉攽曰案文不當作下謂正下之僭事也然陳寵  
無正僭寵之事陳忠乃有言伯樂疏論說似誤也

可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  
不留獄然其聽狂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

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寵矜枯槁躬斷以情忠用

詳密損益有程程品式也謂疆盜發黜施于孫子

且公且卿施延也音羊豉反

後漢書卷七十六

善人參幸而善人常分其福也

後漢書卷七十六考證

郭躬傳及典理官○舊本無典字

陳寵傳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注今言孟冬未詳其故○何焯校本云下文云畢在立冬則孟冬者當作季秋

先是洛縣城南○縣字監本誤作陽從宋本改

陳寵子忠延後位至太尉注賃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父字一本作卒臣會汾按前書音義云亭有兩卒其一亭父掌開閉掃除其一求盜掌逐捕盜賊此下文云持箒往則知爲亭父無疑

後漢書卷七十六考證



後漢書卷七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 苑 擘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班梁列傳第三十七

班超傳 子勇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為人有

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

口辯而涉獵書傳 涉如涉水獵如獵獸言不能周悉

春秋多所窺覽 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 校書郎解 超

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

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

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 傅介子

武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張騫漢中人

後漢書卷七十七 列傳 中華書局聚

乎華嶠書作久事  
筆耕乎研音硯

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

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

一坐所尊  
則先祭酒

今稱祭酒相  
尊敬之詞也

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

曰生燕頰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

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

除超爲蘭臺令史

續漢志曰蘭臺令史大人秩  
百石掌書劾奏及印主文書

後坐

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

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

伊吾

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納職縣界前書  
音義曰蒲類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也

固以爲能遣

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

鄯善本西域樓蘭  
國也昭帝元鳳四

年改爲鄯善去陽關一千六  
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也

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

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

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

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  
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  
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

曹輩也

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

禮敬卽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  
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  
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  
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  
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  
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  
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  
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  
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



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

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

東觀記曰斬得匈奴

節使屋賴帶副使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

比離支首及節也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

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

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

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

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

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

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

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

于寘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

莎車國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西域南北有大山

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至玉門陽關有兩道從

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雄而匈奴

張猶織盛也張音丁亮反波傍也波音波

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賓廣德禮意甚疎且

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驅馬急求

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續漢及華嬌書騶字並作騶說文馬

淺黑色也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

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

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

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爲匈奴

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龜茲國居居延

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與精絕東與且末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前書音義龜茲音丘慈今龜音

丘勿反茲音祖惟反蓋急言耳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疏勒國居疏勒城去長

安九千三百而立龜茲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

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

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

後漢書卷七十七列傳三中華書局聚

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

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

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

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續漢書曰求得

故王兄子榆勒立之更名曰忠也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

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

怨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焉耆舊國居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

里北與烏孫接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

數發兵攻疏勒姑墨國王居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五里超守槃橐城

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卽位以陳

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

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

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

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

超馬腳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

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

頭連兵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超捕斬

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

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

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叵平諸

國叵猶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

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

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

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

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

騫棄身曠野谷吉長安人永之父也元帝時爲衛司

馬使送郵支單于侍于焉郵支所殺張

十餘歲帝時為郎使月氏為匈奴所閉留之昔魏絳列

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魏絳晉大夫因魏絳納虎豹

盟諸戎事見左傳魏絳亦和也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

鉛刀一割之用乎賈誼曰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前

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前書曰

主為烏孫夫人結為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哀帝

時劉歆上議曰武帝時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

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右臂南面以西為右也今西域諸

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

也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

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

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

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效猶驗也西

葱嶺因其上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

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

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

前書異錯曰以

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

比敦煌鄯善間也

敦煌今涼州縣

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

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

溫宿國王居溫宿城去長安八

千三百五十里也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

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

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

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

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前書兕觥

傳曰臣寬再拜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薦進也勳功也左氏

傳曰反行欽至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

舍爵策勳焉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

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

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番音潘下同亦

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

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

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

妻以公主烏孫國居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

烏孫烏孫遣使上書言匈奴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西域傳曰

烏孫漢烏孫願發國半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

出兵以救公主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

烏孫以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四萬餘

級馬牛羊七十餘萬今可遣使招慰與合力帝納之八年拜

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將兵長史始二年使謁者

大司馬掾持節行邊兵遣執金吾候陳茂假以鉦鼓

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

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

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

在俗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

黃單于赤之楊望行人十曲劉熙釋名曰幢童也其

貌童童然蔡邕月令章句曰羽鳥翼也以爲旌幢以

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

小昆彌以下錦帛前書曰烏孫國王先號昆莫名獵

彌聲相近音有輕重耳昆莫既死子孫爭國漢令立

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賜印綬故有大

之號焉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

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

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

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二至解見遂去其妻

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

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

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

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

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

後漢書卷七十七列傳六十一中華書局聚



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

疚病也卹

憂也論語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左氏傳曰詩云禮義不愆何恤乎人之言詩謂逸詩也

快

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

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

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

謂多以珍寶誘引之啖音徒濫反前書高祖令陸賈往說

秦將啇以利啖與啇同

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

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

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

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

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於超

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

損中未詳東觀記作頓中續漢

及華嶠書並作損中本或作植未知孰是也

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

超內知其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卽從輕騎詣超超

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樂

供音居用張音竹亮反

酒行乃叱吏

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

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

茲王遣左將軍發温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

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

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

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

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

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

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

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

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

續漢書曰符拔形似麟而無角

因求

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

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  
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  
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  
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  
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  
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  
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  
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温宿皆降乃以  
超爲都護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  
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  
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宅乾城徐幹屯  
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  
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

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

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卽欲

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

大人謂其酋長

事畢卽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

鞬支奉牛酒迎超

鞬音九言反

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

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

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

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

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

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

國超更從它道厲度

由帶以上爲厲由膝以下爲揭見爾雅也

七月晦到

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

○劉敞曰案文正當作止

廣出不

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

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

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

尉犁王汎及北犍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

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或為七十而危須王亦

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

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

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

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

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

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

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

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西河舊事曰白山之中有好

百里郭義恭廣志曰西域有白山通天山去蒲類海  
歲有雪亦名雪山破白山見明紀也取車師城郭諸

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

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賓以

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

迄至也縣度山名縣音玄謂以繩索縣絕而過也其處在

皮山國以西賓國之東也

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

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

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讎

致猶至也司蠲除也

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

定遠侯邑千戶

東觀記曰其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戶千封超爲定遠侯故城在今洋州

西鄉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

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

禮記曰太公封

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亡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鄭

玄注曰正丘首丘也代郡名在趙北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也夫周齊同在

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

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

案前書曰匈奴其俗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

貴壯健賤老弱也

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

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尙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

金銀護西域

金銀謂印也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也

如自以壽終屯部誠

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各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

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

煌縣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二千八百五十里也

臣老病衰困盲死誓言

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

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大

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

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

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

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

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  
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夷傷

也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

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

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

手不仁不仁猶不遂也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

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

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原生

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

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

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

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踰遙也高祖踰謂妾

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周禮鄉大夫職曰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

後漢書卷七十七列傳十一中華書局聚



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謂賦稅從征役也

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

知一晚於國中五年國中七尺從役野即六十有

五受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即十五也此言十

劉攽曰注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當云周禮國中

案文一字當作二十又下文禮國中當云周禮國中

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

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

死為超求哀旬超餘年也旬乞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

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

葬骨之恩子方衰老之惠葬骨解見明紀田子方魏

也於是收而養之專見史記也非仁詩云民亦勞止汙

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皆安也言先施恩惠於

乃安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

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

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

趙母衛姬先請之貸

趙母謂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懼括敗先請得不坐事見史記

衛姬者齊桓公之姬桓公與管仲謀伐

衛桓公入姬請衛之罪事見列女傳也

妾愚戇不知

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

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

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

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賻甚厚

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尙爲都護

○劉敞曰案是

時但有戊校尉多己字

與超交代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

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

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

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

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

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

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超少子勇

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

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  
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  
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  
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爲  
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  
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  
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  
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  
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  
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古者謀專必就  
祖故言廟策也乃命  
虎臣出征西域毛詩曰進厥虎  
臣闕如虢虎故匈奴遠遁邊境得  
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  
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

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尙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旣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

王尤還

尤還漢人名

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

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

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棊母參司隸校尉崔

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

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

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

以勇爲軍司馬故以將言將音于亮反

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

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

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虜執必弱則爲患

微矣

○劉攽曰案文字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此句多一必字

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

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

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

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

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  
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柳中今西州縣

明年正月勇至樓蘭

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

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縛詣勇降勇因

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

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

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

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

軍就

也名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

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

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

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

且音子  
余反

於是

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



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  
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  
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  
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  
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  
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  
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河西四郡金城因發  
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  
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  
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  
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  
不肯面縛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

徵下獄免後卒于家

光武皇帝本紀卷之四十四

梁懂傳

梁懂字伯威

懂音勤

北地弋居人也

弋居縣名郡國志曰有鐵官

父

諷歷州宰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除諷爲軍司馬令先齎金帛使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附者萬餘人後坐失憲意髡輸武威太守承旨殺之竇氏旣滅和帝知其爲憲所誣徵懂除爲郎中懂有勇氣常慷慨好功名初爲車騎將軍鄧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懂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叛攻都護任尙於疏勒尙上書求救詔懂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懂未至而尙已得解會徵尙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它乾城小懂以爲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

白霸不聽懂既入遣將急迎禧博合軍八九千人龜  
茲吏人並叛其王而與温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  
懂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衆敗走乘勝追擊凡  
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數萬頭龜茲  
乃定而道路尚隔檄書不通歲餘朝廷憂之公卿議  
者以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永  
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懂禧  
博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二年春還至敦煌會衆  
羌反叛朝廷大發兵西擊之逆詔懂留爲諸軍援懂  
至張掖日勒日勒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肅張掖縣東南羌諸種萬餘  
人攻亭候殺略吏人懂進兵擊大破之乘勝追至昭

武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肅張掖縣西北也虜遂散走其能脫者十二

三及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懂降並慰譬遣還

故地河西四郡復安懂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

輔迫近園陵卽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

美陽關縣名

故城在武功縣北七里於其所置關

懂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

得所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衆羌遂奔散朝廷嘉之

數璽書勞勉委以西方事令爲諸軍節度三年冬南

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

事中郎將龐雄爲副將羽林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

郡兵二萬餘人

緣邊十郡謂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遼西右北平又

遼東太守耿夔率將鮮卑種衆共擊之詔懂行度遼

將軍事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奧鞬日逐王破之單

于乃自將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戰數月攻之轉

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懂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

至屬國故城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戰破斬其渠

帥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衆單于復自將七八千騎迎攻圍懂懂被甲奔擊所向皆破虜遂引

還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柏曼柏縣名屬五原郡暴疾不

能進遣龐雄與懂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

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奧韃日逐王詣懂乞降懂乃

大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會熙卒

于師即拜懂度遼將軍龐雄還為大鴻臚雄巴郡人

有勇略稱為名將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穀

貴人流不能自立詔懂發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

人徙扶風界懂即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

之既還懂以塗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以羌侯印綬

坐專擅徵下獄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懂與

護羌校尉龐參有詔原刑語在龐參傳會叛羌寇三

輔關中盜賊起拜謹謁者將兵擊之至湖縣病卒

何熙字孟孫陳國人少有大志永元中爲謁者身長八尺五寸善爲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擢爲御史中丞歷司隸校尉大司農及在軍臨歿遺言薄葬三子臨瑾阜臨瑾並有政能阜俊才早歿臨子衡爲尙書以正直稱坐訟李膺等下獄免官廢于家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懂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勳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龍沙

葱嶺雪山

白龍堆沙漢也八寸曰咫坦步言

不以為難咫尺言不以為遠也

荷負左傳曰其父折薪其子弗克

荷負荷言勇能繼超之功業 謹亦抗憤勇乃負

# 後漢書卷七十七

後漢書卷七十七 續前 西姓 謹亦抗憤勇乃負

後漢書卷七十七考證

班超傳祭酒布衣諸生耳注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顧起元曰相稱得爲祭酒猶唐人之稱先輩耳

梁謹傳河西四郡復安○宋本無四字臣會汾按武帝取匈奴昆邪休屠地置武威張掖酒泉燉煌是爲河西四郡今從監本

後漢書卷七十七考證



...

...

...

...

...

...

後漢書卷七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

楊終傳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為郡小吏太守

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長山松書曰時蜀郡

記以為斷獄煩苛所致太守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

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

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

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

春秋昭公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公羊傳曰

畔也曷為不言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

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善善也長惡

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

後漢書卷七十八 列傳 一中華書局聚

諱之秦政酷烈違悟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前書音義

曰父族母族妻族也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

太宗文帝也史記曰文帝德至盛也豈不仁哉除去收孥相坐之律也萬姓廓然蒙被

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

比年久旱災疫未息災字或作牛疫病也躬自菲薄廣訪失得

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

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

牽引掠拷寃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

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戍

己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衆庶元帝

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也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尚書盤庚序曰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人咨胥怨何況去中土之肥饒

寄不毛之荒極乎毛草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又曰東至於秦遠

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水北至於祝栗謂之且南方  
四極言不毛荒極直論遠耳非必此地也

暑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

矣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

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

等難倫以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

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

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

以介鱗易我衣裳元帝初元三年珠崖郡反待詔買

罷珠崖郡光武二十一年鄴奪車節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諸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還其侍

子厚加賞賜介鱗喻遠夷言其入翼魚鱗無異也衣裳謂中國也楊雄法言曰珠崖之絕捐之之力也否

則鱗介易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

己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公羊傳

臺何以書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襄公作三軍昭公

祖爲之而已毀之勿居而已也

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

公羊傳曰

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昭公五年傳曰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古也言舍之與留量時制

也宜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

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終又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

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

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於是

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

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

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卽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

焉

與音預

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時太后兄

衛尉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以書戒

之曰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

而誅

事見陸賈新語

何者堯舜爲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

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子時曰皎皎自貌也墨子見染絲者數

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

流要在教化春秋殺太子毋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

失教也公羊傳曰晉侯殺其太子毋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劉敞曰注稱晉侯曰以殺其太子案今禮制人君之

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大戴禮曰古者八歲

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又曰為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禮記內則曰十年出

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也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漢

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之禍而乏

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

薄以為至戒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廖子防及光俱為黃門郎孔子

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關也既無長君退讓之風文帝竇后兄

字少君此兩入所出微絳灌等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之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

也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馬防傳曰

兄弟貴盛賓客奔湊四方畢至數百餘人皆爲食客也鑒念前世可爲寒心君

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爲戒廖不納子豫後坐縣書誹

謗縣音廖以就國終兄鳳爲郡吏太守廉范爲州所

考遣鳳侯終終爲苑游說坐徙北地益部耆舊傳曰終徙於北地望

松縣而母於蜀物故終自傷被罪充邊乃作晨風之詩以舒其憤也帝東巡狩鳳皇黃

龍並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

詔賞還故郡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

言永元十二年徵拜郎中以病卒袁山松書曰侍中賈逵薦終博達忠

直徵拜郎中及卒賜錢二十萬也

### 李法傳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也博通羣書性剛而有節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侍中光

祿大夫歲餘上疏以爲朝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  
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  
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爲庶人還鄉  
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  
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  
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此以上論語孔子之  
言也鄭玄  
注云無所不至謂諸  
伎邪媚無所不爲也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己而  
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諸身而已矣孟子公  
孫丑篇  
之言也反諸身而已言  
克己自責不責人也在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大  
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爲汝南太守政有聲迹後  
歸鄉里卒於家

翟酺傳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也

雒屬廣漢郡漳山雒水所  
出南入潯故城在今雒縣



南音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算以

報舅讎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爲卜相工後牧羊涼州

遇赦還仕郡徵拜議郎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大

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

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

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

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

當應之春秋保乾圖曰漢賊臣名孫登大形小口長

也口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移病

文移而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時安帝始親政事追

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

閻顯等並用威權酺上疏諫曰臣聞微子佯狂而去

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疎其君時不可也臣

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

天履地

雷之發聲物皆同應言無是非者謂之雷同禮記曰毋雷同左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

也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

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

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

改更社稷

神器謂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竇憲出入禁中得幸太后圖為殺害帝

知其謀誅之鄧太后崩宮人告鄧曄鄧弘等取廢帝故專謀立平原王得帝聞遂免鄧氏為庶人也豈

不以執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

為孤豚豈可得哉

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謂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

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歛為孤犢其可得乎此作豚不同也

夫致貴無漸失必暴

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

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

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

賈誼曰諺云前而朝車覆後車誠也

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

詩小雅曰翕翕訾訾亦孔

之哀毛傳曰翕翕然患其上訾訾然不思稱職爾雅曰翕翕訾訾莫供職也訾音將徒反訛與訾古字通

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

韓詩曰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故孔子曰吐珠未置不肖之人於位是為虎傅翼也

於澤誰能不含

春秋保乾圖曰臣功大者主威侵權於澤中誰能不含假則必競取以爲己寶也吐猶珠出

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老子道經曰魚不可脫於河上公注曰利器謂權道也理

此最安危之極戒社

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

左氏傳魯大夫御孫曰儉德之恭後惡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

文帝常欲作露臺計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爲遂止不作又東方朔曰文帝集上書囊以爲殿帷

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爲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

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  
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  
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  
邵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  
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卽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  
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  
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  
高岸爲谷脩身恐懼則轉禍爲福輕慢天戒則其害  
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  
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孟子曰公卿大夫士爵也  
仁義禮智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  
信天爵也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  
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省而外戚寵臣咸畏惡

之延光三年出爲酒泉太守叛羌千餘騎徙敦煌來

鈔郡界

文○劉攽曰案

酺赴擊斬首九百級羌衆幾盡

威名大震遷京兆尹順帝卽位拜光祿大夫遷將作

大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千萬

也

屢因災異多所

匡正

益都著舊傳曰時詔問酺陰陽失序水旱關并其設銷復興濟之本酺上奏陳圖書之意曰漢

四百年將有弱主閉門聽難之禍數在三百年之間

宜升歷改應行先王至德要道奉率時禁抑損奢後

宣明質樸以延四百年之難帝從之由是權貴共誣酺及尙書令高堂

芝等交通屬託坐減死歸家復被章云酺前與河南

張楷等謀反逮詣廷尉及杜真等上書訟之事得明

釋卒於家

益都著舊傳曰杜真字孟宗廣漢緡竹人也少有孝行習易春秋誦百萬言兄事同

郡翟酺酺後被繫獄真上檄章救酺繫獄答六百竟免酺離京師莫不壯之

著援神鉤命

解詁十二篇

援神契鉤命決皆孝初酺之爲大匠上

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

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建

庠序之事禮官勸學舉遺此言不知何據武帝大合天下之書武帝詔曰其令

興禮舉遺謂搜求遺逸是合天下之書也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

盛弟子萬數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於殿中

崇穀梁傳故此言六經也石渠閣名昭帝時博士第

子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時詔無置弟子員以

廣學者故言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

外講堂諸生橫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

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

至今而頃者頽廢至爲園採芻牧之處宜更脩繕誘

進後學帝從之酺免後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

### 爲酺立碑銘於學云

### 應奉傳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

時爲河南尹將作大匠公廉約己明達政事華嶠書曰華仲

少給事郡縣為吏清公不發私書舉孝廉尚書郎轉

右丞遷冀州刺史廉直無私選東平相賞罰必信吏

不感之應時寶憲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

奉賂遺憲憲敗後咸被繩黜順獨不在其中由是顯

名為將作大匠視事五年省費億萬汝南記曰華仲

妻本是汝南鄧元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為尚書僕

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

其食飲贏露日困妻終無怨言後伯考怪而問之

義子明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飢耳伯考流涕曰何

意親姑反為朝車出元義於路傍觀之謂人曰此將

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傍觀之謂人曰此將

故婦非有它過家夫入過之實酷本自相貴其子

時為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裳輒以燒之母不以介

意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堂上令人以它詞請

乃如家所樂我何罪過生十子皆有才學中子疊江

夏太守疊生郴武陵太守郴生奉奉少聰明自為童

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決

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

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

之訓謝承書曰奉少爲上路畫頓暮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

吏前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還郡出疏示奉奉

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

賀賀時出行閉門進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

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劉瓛曰

注奉少爲上計吏許訓爲計掾案吏當爲史總而言

據史皆吏別而言之不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

同上計有史有掾也

曰奉又剛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

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

大將軍梁

冀舉茂才先是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

令屯結連年詔下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四府解見

皇后紀 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

散於是興學校舉側陋政稱變俗坐公事免延熹中

武陵蠻復寇亂荊州車騎將軍馮緄以奉有威恩爲

蠻夷所服上請與俱征拜從事中郎謝承書曰時詔

作難積惡放恣鑊中之魚火熾湯盡當悉焦爛以刷

國恥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遠著故復式序重任



奉之廢興期在於今賜奉錢其劍金錯把刀劍革帶各一奉其劍之庫方奉勤設方

略賊破軍罷緄推功於奉薦爲司隸校尉糾舉姦違

不避豪戚以嚴厲爲名及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

桓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

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左傳襄王將以狄女爲后

富臣諫曰不可狄固貪懼王又啓之王不從狄人漢

立飛燕成帝崩嗣泯絕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闕

雖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爲其

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逆家子不娶廢人

倫也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及黨事起奉乃慨然以疾

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萬言諸

公多薦舉會病卒子劭

劭字仲遠謝承書曰應氏譜並云字仲遠續漢書文士傳作仲援漢官儀又作仲瑗未知孰是

○劉敞曰注謝承書曰應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  
氏譜並云案文多一曰字

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  
韓遂與羌胡爲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  
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  
桓衆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以  
爲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爲仇敵若烏桓被發則鮮  
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  
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  
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駁之曰鮮卑  
隔在漠北犬羊爲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  
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  
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爲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  
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爲此也

朝家猶國家也公羊傳曰

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

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沖亦率鮮

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爲

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

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

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

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

而羌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爲可募隴

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

牢稟食也或作勞勞

功也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

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劭相難反覆於是

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三年舉高第再遷六年

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衆入郡界劭糾

率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  
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却郡內以安興平元年前  
大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  
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  
德並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初  
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  
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尙  
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駁之據正典  
刑有可存者其議曰尙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  
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  
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  
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

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

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犯亂之罪為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王公以

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阻持也左傳曰

安忍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昔召

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忽

齊大夫子糾齊襄公之庶子也子糾與小白爭國子

糾被殺召忽其傅也遂死之論語孔子論召忽曰豈

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朝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

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前書

為御史大夫改更律令諸侯諱譁錯父聞而非之曰

劉氏安而趙氏危矣遂飲藥而死史記曰趙母趙將

馬謂趙王曰奢王之妻趙括之母也奢死趙欽以括為將

王曰吾計決矣括母曰王終將之即有不稱妾得無

引之以為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

慮耳

言僕妾之致死者願無由計夫刑罰威獄以類慮耳語見史記樂布傳贊也

天之震燿殺戮也温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

左傳鄭大夫游吉之語

是故春一草枯則爲災秋一木華亦爲

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爲枯華不

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

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玉次當

罪之科哉

周禮小司寇職鄭司農曰親宗室有罪先

道茲者功謂有大勳也貴謂若今墨綬有若乃小大

以情原心定罪

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此爲

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劭凡

爲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又刪定律令爲漢儀建安

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尙載籍也

○劉攽曰案文多一

也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禮記曰夫禮者賞刑之

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為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

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

問其得失前事見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

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

有孑遺開辟以來莫或茲酷或有也今大駕東邁巡省

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

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

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司徒即丞相也

萬機故有都目成帝初置尚書員五人漢舊儀及春

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復音複

反容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

書二十五漢記四即東觀記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

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

十七臣所創造豈繁自謂必合道衷繁音烏兮反心

焉憤邑聊以藉手藉音自夜反昔鄭人以乾鼠爲璞驚之

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縉十重夫覩之者掩口盧

胡而笑斯文之族無乃類旃尹文子曰鄭人謂鼠未

出璞者爲璞周人遇鄭買人曰欲買璞乎鄭買曰欲之

鄭人以乾鼠爲璞便與二說不同此云乾鼠彼云未

而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父齋七日端

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殊主人父

也縉音襲緹赤色縉也楚詞曰左氏實云雖有姬姜

絲麻不棄憔悴菅蒯蓋所以代匱也左傳曰詩云雖

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杜預云

通字是用敢露頑才廁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

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惟因萬機之餘暇游



意省覽焉獻帝善之二年詔拜劭爲袁紹軍謀校尉  
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堙沒書記罕存劭慨然歎息乃  
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  
多劭所立初父奉爲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  
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爲狀人紀又論當時行  
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釋時俗嫌  
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  
又集解漢書皆傳于時後卒于鄴弟子瑒並以文  
才稱

華嶠書曰劭弟瑒字季瑜司空掾瑒生瑒魏志曰瑒字德璉瑒弟瑒字休璉咸以文章顯也

中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  
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應順將作大匠子疊江夏太守疊生柳武陵太守柳生奉從事中郎奉生劭車騎將軍掾劭弟瑒司空掾

瑒子瑒曹掾  
瑒爲丞相掾

霍諝傳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爲諸生明經有人誣諝  
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爲妄刊章文坐繫洛陽  
詔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奏記於商曰將軍天覆  
厚恩愍舅光寃結前者溫教許爲平議雖未下吏斷  
決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  
獨踴躍私自慶幸諝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  
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許悼  
公之子名止也公羊傳曰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以  
書葬不成乎弑也許悼公是止進藥而殺是以君子  
加弑焉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赦止者免止罪之  
辭也何休注云原止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  
之是原情定過也又曰晉史書趙盾弑其君趙盾曰  
天乎無辜吾不弑君太史曰爾爲仁爲義人殺爾君  
而不討賊此非弑君也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  
如何此赦事誅意也

傳前脩也傳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

左傳鄭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

子面如吾面乎豈敢斯蓋謂大小窳隆醜美之形至

於鼻目衆竅毛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

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

也譖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寃濫未必可諒且以

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謂遵依常轍無所規求也

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刊定

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冒死

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

胃已絕咽喉豈可爲哉史記蘇秦曰飢入之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以其愈充腹

而與餓死者同患也附子烏喙根同而狀異也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

感革天應枯旱前書曰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嫁告鄉人曰

孝婦養我勤苦我老久累丁壯乃自經死姑女告吏曰婦殺我母更驗之急孝婦自認服具獄上府太守竟論殺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自祭孝婦墓天立大雨歲熟光之所坐情既可

原守闕連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

之下

天有紫微宮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立宮象而爲之兩觀謂闕也

傷和致災爲

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

天恩豈有寃謗無徵反不得理是爲刑宥正罪戮加

誣侵也不偏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

無二言行動天地舉厝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

必有于公高門之福

于公東海人爲郡決曹決獄平其閭門壞父老共脩之于公曰

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蓋車我決獄多有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子定國爲丞相孫永爲御史大夫和

氣立應天下幸甚商高譖才志卽爲奏原光罪由是

顯名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性明達篤厚能以

恩信化誘殊俗甚爲羌胡所敬服遭母憂自上歸行

喪服闋公車徵再遷北海相入爲尚書僕射是時大

將軍梁冀貴戚秉權自公卿以下莫敢違牾諳與尚

桓帝嘉其忠節封鄴都亭侯前後固讓不許出爲河南尹遷司隸校尉轉少府廷尉卒官子雋安定太守

### 爰延傳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性質慤少言辭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爲廷掾范丹爲功曹濮陽潛爲主簿

濮陽姓也

常共言談

而已後令史昭以爲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在事三年州府禮請不就桓帝時徵博士太尉楊秉等舉賢良方正再遷爲侍中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尙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待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

前書曰齊桓公

可管仲相之則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帝曰昔朱雲廷折欄

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朱雲字游成帝時上書求見曰金劍斷

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人臣願賜尚方劍斷

佞臣一人以勵其餘上問曰誰也

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

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

未知朝廷如何耳上意乃解及後

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劉歆曰昔朱

文廷下拜五官中郎將轉長水校尉遷魏郡太守徵

少爭字拜大鴻臚帝以延儒生常特宴見時太史令上言客

星經帝坐帝密以問延延因上封事曰臣聞天子尊

無爲上故天以爲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以理

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

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

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媒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

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

也尚書周公戒其朋慎其往昔宋閔公與彊

臣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公羊經書宋萬弒其

君捷傳曰宋萬嘗與魯莊公戰獲于莊公歸舍諸

中數月然後歸之與宋閔公博婦人在側曰甚矣

魯侯之淑魯侯之美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侯爾

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魯侯之美惡侯

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武帝與倖臣李延年韓嫣同臥起尊爵

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

被戮嫣伏其辜李延年中山人也身及父母兄弟皆

曰李夫人延年善歌舞為協律都尉延年女弟得幸

與上臥起第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上遂誅延年兄

第韓嫣韓王信之曾孫也武帝為王與嫣相愛後

位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上臥起出入永巷

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必甄

其德也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

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論語孔子曰友直友諒友